

教科自修適用

卷下

戰國策精華

中華書局印行

適用

戰國策精華

卷下

魏

桓子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

人魏

輔一本作歸

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舍此而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

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魏文侯諭西門豹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鰲牛之黃也。似虎。鰲黑色。黃色黑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惠王

公叔痤辭賞田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將趙魏王說郊迎。以

棟撓以屋壓
喻脈醫家所
謂方脈猶察
也

擊可也之也作

吳起

巴寧爨襄

賞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有功者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倚直邪直前行棟撓而不避者。喻敵之此吳起餘教也。臣不
能爲也。前脈形地之險阻。脈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
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
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
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
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掄能士
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
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旣盡亦以與人。已
愈多。公叔當之矣。

龐蔥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昔者帝女蓋堯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莊

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倚徙其榮忘死。遂盟

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

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

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緇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

魯君豈非賢君哉。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

夜一本作下

此大槩與說
韓同蓋韓魏
一體也

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
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
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也誘王。外交
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
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
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
帶。受秦服。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
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
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
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
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
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

此八句當分
為兩段前四

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侯肅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多人於王處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言雖小事人可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言此大事而人同聲是之不知是其可也。如

句爲一段是
發其疑後四
句爲一段是
實其皆然文
甚紆徐

是其明耶。言皆明見其可亡羣臣之智術也。亡得無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明塞不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是事不明而劫王必從於事理失其半矣

哀王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

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親之無若羣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今吾爲子外

之。令毋敢入。與猶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

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

韓。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

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王曰。不

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

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王且無所聞之

矣。彼有外心王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國微弱如漏器尙足樂雖

亡不得王不如舍。盾猶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

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

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

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

身王

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屑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

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唯梁無之皆以卒

守戍

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

南與楚而不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秦韓爲一國
魏之亡八字
一本作秦韓
爲一國之危
亡

內作乃
從人爲是固
矣不識橫人
果何心也

者趙故不
言其他

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主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而出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把手也瞋目。張目也切齒。

力言之也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魏邈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者。唯魏也。故儀先入之。魏一搖而諸侯動矣。

惠子謂田需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王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

二事一反一
正作四大段

智能以爲知
能也

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

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

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安即信

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

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所用秦魏必舍所愛

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相謂位去

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

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

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

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

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

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

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

不事之

國危而權輕。然則

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

昭

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

謂政之

謀恐不出於

計矣。

非得計也

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魀於此。擊

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

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
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
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
事於南方。楚謂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
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試如
耳兵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
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
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
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

用伐宋之策
於魏

敵而與王閔齊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

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皆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爲

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

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

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

王輕齊。齊魏之交以醜。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

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

言不信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擯秦。其次堅約而詳通伴講。與

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

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言慮此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

言或有爲魏傷秦之人亦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

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天下可